

B00
38

督軍爲畢業學生訓話



山西督軍兼省長閻 告諭人民八條

一當兵納稅受教育爲國民之三大義務不可不知

二身體不壯爲人生之大不幸不可不知

三尙武爲國民必要之精神不可不知

四人能有所發明纔算真本領不可不知

五衛國以武備戰以財不可不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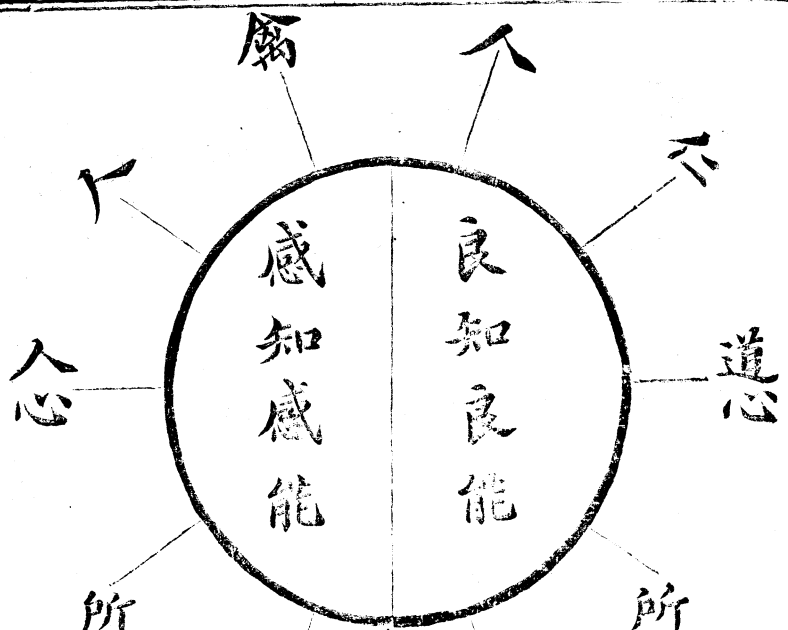
六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狗不可不知

七治病要在人未死之前努力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不可不知

八軍官能力的軍隊抵不住政治能力的軍隊不可不知

督軍兼省長為畢業學生之訓話 民國八年

王青田筆記



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

理性好惡

靜(無時)知

理

因是非善惡定好惡

隔己

動(有事時)行

慾

因感情利害別好惡

慾性好

所欲無甚於生者所惡無甚於死者

諸生畢業後。將在社會上做事。予欲與諸生言者。（人生之目的）是也。予甚感於現在從事於社會之人。其行爲多違反人生之目的。故欲以此言爲題也。然欲說人生之目的。必先說人。

（一）原人。人者。合精神物質而言者也。孟子說。仁者人也。合而言之道也。物質維何。卽科學中生理學之全部分是也。諸生均能了解。物質與精神之關係維何。物質固受精神之支配。精神亦賴物質爲憑依。一是身健心強。一是心廣體胖。與夫孟子志壹則動。氣氣壹則動。志之說。皆言精神與物質之關係。姑不細論。予欲與諸生詳細剖解者。精神一部分是也。

人之精神亦分爲二。曰良知良能。曰感知感能。是也。孟子說。所不

慮而知者。其良知也。所不學而能者。其良能也。良知良能。自然能別是非。明善惡。是爲人生之本能。感知感能。則非感於已而無所知能。如目無色則見不動。耳無聲則聞不動。口無食則味不動。鼻無香則臭不動。體無觸則覺不動。無感於事情。則無喜怒哀樂與愛憎。隨物牽引。不能別是非。明善惡者也。良知良能者。仁也。感知感能者。人也。二者備具。斯則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也。若禽獸則無良知良能矣。

(一) 人生之危險。蓋人當事不涉已時。已見不與事物相接觸。是良知良能用事。是非善惡。分別甚清。所以世人皆善於評論人。所謂理性好惡者此也。一有涉已之事。則爲感知感能所作主。感

爲主。則不辨別是非善惡爲何如。惟以感情利害爲目的。故因感而交。由交而引。由引而慾愈動。所謂慾性好惡者此也。動久則不易復止。不易復止。則良知良能。卽爲感知感能所包圍。斯時所貴乎有良師益友誘導之。予良知良能覺悟之機會。或嚴父兄良政治以責制之。予感知感能以反省之機會。前者其效大。後者其效小。所以善政不如善教。道政齊刑。不若道德齊禮。若不幸而皆不遇焉。則良知良能。終必爲感知感能所枯亡。人至於此。是人而等於禽獸也。孟子曰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幾希卽良知良能也。若人而等於禽獸。其結果則不若禽獸。何也。人之慾甚於禽獸故也。慾甚則不易滿。不易滿。則已之慾與他人之慾遇。而衝突起

矣。其始也必至於殺人。其終也必至於自殺。此自然之公例。不可或爽者也。此猶秩序中之惡現象。諸生就自己與社會皆可觀察而知之。有大慾者出。則以慾接慾。因之而慾聚。聚則爲亂。小聚則小亂。大聚則大亂。此爲秩序外之惡現象。其禍大矣。然猶可救也。其不可救者。假政權於大慾之人。不特易於接人之慾。而且假政權以賊害人之幾希。使不妨礙其慾之橫流。當此之時。賢者隱而君子之道消。公道沒而空氣爲之變質。勢必蓄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蓋慾望橫流之人羣中。幾希不易存在。賢者亦只能獨善其身。即有出而應事者。亦無可挽救。文信國之無補於宋。史閣部之無補於明。諸生試思。世之大可悲者。尙有過於此者乎。

古人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此也。

(一)人生之成就。人生之危險。既如上述。欲解除此危險。惟有使良知良能常用事之一法耳。良知良能所以不能常用事者。以其與感知感能中隔有己在。故感於涉己之事物時。不能直達良知良能。卽以慾性之好惡處置之。其危險實甚。今欲解除此危險。非求感知感能與良知良能相通不可。

求通之方法分兩層。第一層。先使良知良能與感知感能確然而分立。其分立之方法維何。一應實行精神教育與人格教育。使之明是非別善惡。其良知良能常虛靈不昧。不失其良知良能之本體。一應提倡美感教育。如發達美術。改良戲劇。改良音樂等。並改

良家庭習慣。社會習慣。選擇正當職業。端莊人類狀況。使人無不良之觀感。則感知感能。自然常納於範圍之內。不至放逸而不可收拾。其良知良能與感知感能。確然分立矣。

其次要設法使之接近。接近而愈接近。始有相通之機。其接近之方法。克其爲隔壁之己。克己之工夫。毋自欺。遇事當以良知良能爲權衡。然毋自欺談何容易。非內自訟無從入手。當涉己之事來。爲感知感能所用事。及爭過時。使良知良能判斷其感知感能之是非。此之謂內自訟。內自訟亦甚不易。蓋多數人良知良能之發達。不敵感知感能之發達。十常八九。故每想到自己錯處。轉念復思錯雖錯。彼錯在我先。以自釋之。此卽良知良能不敵感知感能。

之証象也。內自訟莫善於以自己之良知良能。作堂上人。將已作之事。作爲他人之所爲。若評論他人然。使自己之感知感能。無所用其迴護。自然得其公平之判斷。此法行之以久。則能不自欺。不自欺。則已化。已化則豁然貫通矣。

蓋通以後。則舉凡應事接物。均無己見。不僅感知感能。慾性之作。用而良知良能之理性好惡。卽存乎其間。斯能見利思義。見色思禮。見患難而動不忍。是爲惟精惟一。是爲知行合一。否則常見評論人時。有聲有色。而隨卽自犯其病者。此卽良知良能與感知感能不通所致也。諸生須知爲人先求乎通。方能有益於自己。有益於社會。否則若大本領。不過供其作惡犯罪之具。有何益處。故通

爲人生之目的乎。吾知其必不爲也。蓋未深思之耳。

附問答數條。

或問。良知良能與感知感能未通以前。有無良否之分別。答以有。良知良能昭著的人。雖不能操縱感知感能。但能使其早自悔悟。能早自悔悟。當然是好一方面的人。但做事不能有把握。若一意孤行。屢犯不悛者。那就是良知良能勝不過感知感能的緣故。當然是壞一方面的人。

或又問。旣云良知良能昭著的人好。豈不是感知感能愈不發育的人愈好麼。答曰否否。良知良能則比之人。感知感能則比之馬。人固是要熟於馬。而馬亦要熟於步。不過善騎者騎跛馬。其害小。

不善騎者。騎力馬。其言大。且如杏仁的種子。在杏仁殼子裡。但殼子的質料若不滿足。則種子所發生出來的苗子。便不發旺。孟子說仁也者人也。合而言之道也。使兩分離。尙復有何意味。世之長於理論而短於應事者。蓋皆偏於助長良知良能。因而滅殺感知感能之活動故也。

或又問。良知良能與感知感能不相稱的人。能否與以適當之補助。答之曰。此爲人類中之一大問題。吾國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。才也養不才。卽是補助之意。但後之教者。失其法矣。予嘗謂能將此法爲科學的發明者。有益於人類。其功當不在禹下。觀吾國新舊各事。無不以惡結果了之。其病在人。無可疑也。一則可靠而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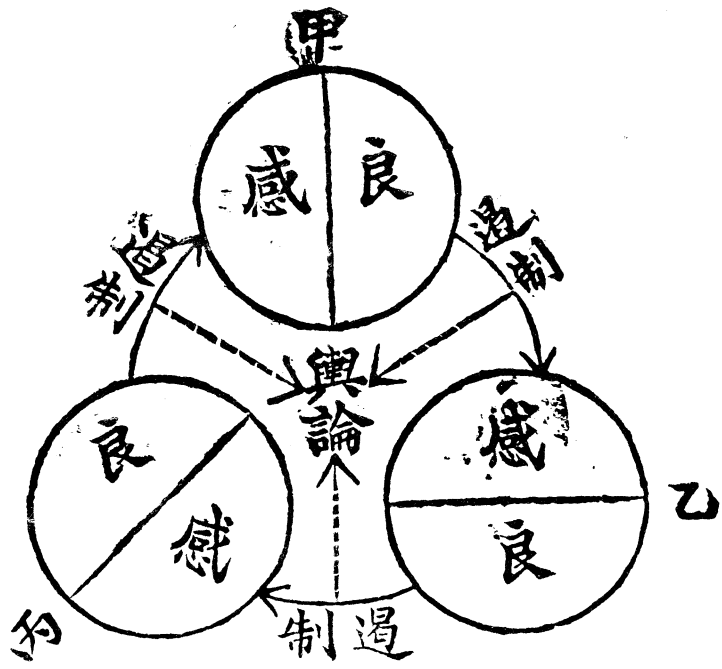
能幹。一則能幹而不可靠。萬事莫不墮壞於此兩者之中。亦卽今日行政界上用人之一大難題也。果有法焉。使能幹而不可靠者。發達其可靠。以完成其能幹。使可靠而不能幹者。發達其能幹。以副其可靠。則百廢無不舉。百舉無不當。人羣中事。當無缺憾矣。或又問。感知感能。有好壞之別否。答有清濁之別。感於好名。能讓千乘之國。苟非其人。簞食豆羹。見於色。此屬於清一方面者。屬於濁者。則現今之社會中。幾於隨處皆是。

或者又問。能讓千乘之國。亦爲感知感能之作用。則良知良能將若何。答以良知良能者。以不欲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爲其本能者也。古人所謂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弗爲者。指通人而言。

也。感知感能者。以得天下爲本能者也。良知良能。視不欲行。一不義殺。一不辜之重量。與感知感能視得天下之重量相等。故非通以後。此等力量。不能平均。

或問吾國古來。君師並重。卽政教之意也。二者於人類孰重。答以豎言則教育重。而以橫言則政治重。蓋教育能發達良知良能之原動力。使自己之良知良能。自動的管束自身之感知感能。若夫政治。只能使他人之良知良能。發爲反動力。互相管束其感知感能。如左圖。

甲以良知良能之評論力。遏制其乙之感知感能。乙復以良知良



能之評論力。遏制其丙之感知感能。丙則復以良知良能之評論力。遏制其甲之感知感能矣。推之則爲輿論。故政則易於貫徹。教則難以普及。求發達其良知良能之原動力。以期管束其感知感能。則非教不可。但非有良政治。亦無從入手。只政治上有公道。輿論便可不倒。輿論不倒。則人類中大壞事不至於發生。

或問既以感知感能不發育亦不好。何以又說教之好處在發達良知良能。政的好處在遏壓感知感能。答以十人中九人是感知感能大於良知良能。故世之患拘謹病者少。患放蕩病者多。且患拘謹病者。其害在不能做事。患放蕩病者。其害能擾亂人羣。余此言是爲失教以後之人羣言也。補偏救弊之語。若教育家必不以

此言爲是。何也。所以要遏壓者卽教育不得其當所致之病。

或問曰。生對於良知良能與感知感能。尙不能實在辯別。究竟日用尋常中。何者是良知良能。何者是感知感能。答之曰。識別是非是良知良能。穿鑿是非是感知感能。比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。所動之怵惕惻隱。是良知良能也。轉念卽欲納交邀譽惡聲。是則爲感知感能矣。蓋後一層是感於己而後生也。

或問然則前層亦由見而始生惻隱。豈非亦爲感知感能乎。答非也。是由見而生之者。非由見入於感而生之者。如此見。誰不見。如此生。誰不生。是爲大見大生。亦爲普通見普通生。若夫納交邀譽惡聲。爲誰納。爲誰邀。爲誰惡。是爲小見小生。亦爲己見己生。

或又問曰。前問答內可靠與能幹亦爲良感之別乎。答之曰。然。可靠爲中。卽爲德。能幹爲才。以中養不中。以才養不才。卽可使其兩相稱也。

又問德與才皆愈大愈好。是則感知感能亦愈大愈好。乃反慮其大。何也。答之曰。大奸大惡。才孰不大。才大害亦大。此言偏於才也。才不發育。其病亦大。如忻縣人劉君士漢。乾隆時進士。方靈皋先生讀其文。賞爲宰相才。一日因灌溉事。與村中爭議。人言不能使之明其理。後其徒作爲文而後喻。又如某德望當代。直持高樑杆不能進門。及其孫持之而入。反大驚曰。其智真勝我遠也。豈非才受其病乎。古人所謂合而言之道者此也。無感知感能。無一切有

之意味。有感知感能。有一切有之危險。此所以做人難也。

或又問曰。前問答中有助長良知良能因而減殺感知感能之活動云云。其理爲何。實未了解。請詳示之。答之曰。此理入微。難妙其言。姑試言之。假定良感爲十。各成其五。則爲無虧損之成就。若爲四六或三七。則一方添病。一方減能。兩數之差愈大。則人類之缺憾愈多。此所謂毫厘之差。千里之謬。余每憾教育家之於人材。不能如槍砲試放機之於彈丸。使其必中於一點。實爲人類之大缺憾。亦卽人羣現狀之大慘悲。良可慨也。果使教育學上以微分積分之等分。列爲公式。使其內部不差毫厘。則外部亦必毫厘不差矣。如此。則社會狀況。將呈何等樂觀。余固以爲有若此者。其功不

在禹下。豈過語哉。

又問。然則良感二者爲無限量之具有乎。答曰。此時間之問題。用足者足有力。勞手者手有力。力之在身。豈有限量乎。人生發育之時間限之耳。若使人生發育之時間增多。則發達亦甚。

又問。然則世人所具良感之量同等乎。抑因人而殊。答以人各不同。但無論多寡皆可使之爲等分。各成其材。了無遺憾。

又問。良感既可互用。豈非爲一者。答良感爲二。以用言也。然用旣爲二。體豈是一。固不是一。亦非爲二。仁子與種子。固爲二素。然仁子成。種子亦成。仁子去。種子亦去。豈得爲二。

或又問曰。前有云。吾國今日可謂危險教育。所謂危險何指。不危

險之教育爲何。請詳示之。答云。所謂危險教育者。作僞教育也。何謂作僞教育。解之頗難。籠統言之。卽課本教育也。欲明白作僞教育爲何。當先知眞教育爲何。如樊遲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則同。而孔子所答各異。此爲眞教育之半面觀。若全面。則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其自然行與自然生。殆爲眞教育之全面觀乎。引而不發。躍如也。不憤不啓。不悱不發。與不曰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吾未如之何也。已矣。皆非作僞教育也。又如耘苗則比之眞教育。掘苗則比之作僞教育。若不耘苗則無教育矣。三者之利害。益易明也。蓋作僞教育。不特不能使學者了解一事。而反使學者心理與世中間添一層隔皮。則是使其人辦理人事。減少一分能

力。蓋教育於人心。亦如同以巾拂鏡。若巾不淨。反蔽鏡明。愈蔽則愈不明。久之則失鏡體。作偽教育。愈教人愈隔皮。隔皮人卽不能有真道德。無真道德。卽不能有真智識。無真智識。卽不能有真好惡。人心中無真好惡。習慣上卽無真是非。習慣上無真是非。政治上必不能做出真富真強真文明。何以故。一分假。就佔一分真的地位。假愈多。卽是真愈少也。

或又問科學教育。亦有隔皮之病乎。答之曰。有之至。學算者。心中未了解其理之所以然。而能以公式得數者。皆隔皮教育也。蓋心上有了這一件事的。不了解。卽是遮了這一件事的真了解。質言之。心中有個不了解之了解。就是佔了那真了解之了解之地位。

心中有了這個不了解之了解的理。遇了與這一個理相同的事。也就是拿上那個不了解之了解的理處置之。以故社會上幾盡是不可解的事。余嘗以摹仿性之夢幻泡影。終無益於吾人。爲吾人羣大聲疾呼者。其故在是。最可怕者。不了解積多成習。反與真了解爲敵。亦如同講衛生於不知衛生之人羣中。反以講衛生爲瘋魔邪道妄語欺人也。此所以自古明哲人。皆不見諒於當世。此真人類中大可悲慘之事。亦卽人情世事愈趨愈下之所由來也。或問課本教育。爲作僞教育。然則課本以外尙有教育乎。前言籠統。請詳示之。答之曰。課本者。以個人言。理解之備忘錄也。以人羣言。理想之傳達器也。若以課本教人。則是教者尙未明白。學者焉。

能清楚。蓋教者。必須以自己之真知識與真道德教人。孟子所謂以其昭昭。使人昭昭。若以其昏昏教人。未有能使人昭昭者也。諸生勿疑吾言也。學種田於不會種田之人。能學會乎。學機器於不會使用機器之人。能學會乎。予所慨夫社會上多不可解的事者。卽謂此也。若夫善教者。必先以理就其學者之所已知。已知能者。而再引其深知之。熟能之。待其了解後。則以課本予之。曰。課本之所言。卽此理也。爾其以此備忘可耳。此方可謂不戕賊學者靈明之教育也。諸生畢業以後。將爲教人者。務必以此爲教育職志。此誠爲發達人羣價值之唯一利器。亦卽真富強文明之起點。捨此而言教育。皆堪痛哭流涕者也。

以上係說個人的事。余繼此以往。再說人羣的事。人羣的事。就是政治。政治者。乃完成其人生之目的。卽構結其人羣。共同發達之軌道者也。然余感於當今政治。多乖乎人生自然之需要。而趨重於作偽。故欲以（政治之真諦）與諸生言之。但予先有公例數條。標之如左。

（一）人生之公例。

- 甲 必須有道德。（理性好惡）
- 乙 必須有衣食住。（生活需要）
- 丙 必死。

無甲項則爲禽獸矣。無甲乙二項。則爲植物矣。並丙項而無之。則

爲鑛物矣。

(一) 政治之公例。

人生之公例有三。已如上述。而政治即所以完成其人生者也。故其公例亦有三。

甲 發達其道德。

乙 充實其衣食住。

丙 完成其死。孟子說。盡其道而死者。正命也。桎梏死者。非正命也。余之所謂完成其死者。卽盡其道而死者。試以禾爲喻。未熟而被霜死者。則爲非正命。人目之皆動悲傷心。其核實不能作來年之種子。世人之如是而死者。多多矣。寒來暑往。時令

已至核已成熟。禾苗枯槁。其死也。爲正命。其核實可以作來年之種子。人見之則動欣悅心。世人之如是而死者。寥寥無幾。蓋人之種子爲理性好惡。若人失其理性好惡而死者。等于被霜之禾苗。亦失却人之種子矣。若能完成其理性好惡而後死者。如同成熟之禾苗。完成其人之種子矣。余之所謂完成其死者。卽指完成其理性好惡而後死也。若人失其理性好惡。必至桎梏而死。有一於此。則爲政治上之缺憾也。

若外人生之公例而求學問能力。是爲個人之精神病。若外政治公例而爲政治。亦卽政治之精神病。皆作僞也。如同吸鴉片煙然。助一分精神。卽所以耗一分精神也。

言至此。忽一學生蹶然而問曰。就此以言。則如四十二生的之大礮。必認爲精神病者之所創造。然亦實足以致他人於死地。豈非不患精神病者反爲患精神病者所制。亦何貴乎不患精神病也。答之曰。彼創造四十二生的之大礮。若非患精神病者。何所用此大礮爲也。彼既創造此大礮矣。在我則必須創造其更大者以打擊之。方爲正當。亦如同置瘋人於堅室之內。因其瘋而始置之堅室。非置之堅室而使之瘋也。某生又曰。然則吾豈非亦患精神病者乎。答之曰。低言之。自衛也。防彼精神病侵擾也。高言之。爲彼治病也。打擊其精神病也。無論其自衛與治病。皆爲他方面起。他方消滅。則此方亦卽收藏。是豈患精神病者所可比也。

對於公例。予另有言。今不及詳。茲先言其起源區別以及其造詣。
(一)政治之起原。可分爲二說。一起於種族區域之觀念。結合其同利害者。組成一團體。美其名曰。抵抗他團體之侵害。其實侵害他團體者。亦涵迹其間。是爲動物性之結合。不別善惡。只問彼我。世界擾攘不定。草菅人命。芻狗萬物。皆此動物性之結合所致。非本人生之公例所湊成也。政治作僞。其錯卽基於是。

一起於好善惡惡之良心。人具有良知良能。故好惡與禽獸不同。爲其好仁而惡不仁也。則欲榮仁而辱不仁。爲其好善而惡惡也。則欲勸善而懲惡。榮辱勸懲之事實。則爲政治之眞起原。是爲人類性之結合。重善惡而輕彼我。推之則爲世界之大同。歛之則爲

個人之道德。

(一)橫豎政治之區別。古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。使養生喪死無憾。君之志也。故立教制禮宏用。以正德利用厚生爲政治之意味。亦卽豎政治之真諦也。苟且者出。富貴其身。草芥其人。作僞矣。作僞而復作僞。每況愈下。大反乎公衆好惡之心。而失却政治之真意味。有力者起。一呼百應。推翻政權。反復不已。一治一亂。豎政治於此。土五千年矣。

大學曰。堯舜率天下以仁。而民從之。桀紂率天下以暴。而民從之。賢君難得。暴君危險。蓋政權者。具最大之引吸力者也。舉直而錯枉。則可以調和天人。其功用能補造化之所不逮。若斬善而揚惡。

則傷天害理。其結果爲人類立大悲。政權如是其不可無。而又如是其不可有。折衷而取之。將以人類好善惡惡心理所發生之政治權。仍還於大衆。衆多難集。推好惡得其正者代表之。以行其事。立法院之靈魂。選舉制之精神。此也。此橫政治也。豎政治者。以一人之精神貫注全國。治易亂亦易。橫政治則以衆人之精神貫注一人。亂難然治亦難。此就其區別言之。若言其真味。無論橫豎政治。均以自然爲正則。悉非作僞與苟且。所可代表。觀吾國唐虞三代之盛。人民出作入息。一若不知有政治者。何等自然。此豈假立憲所可比哉。近來矯揉造作之學術多。愛作僞者。每假以自肥。故言論與行爲。均成反比例。縱人慾以橫流。促國家於亂亡。在所不

惜是亦不可以已乎。

(一)橫政治之造詣。今日之橫政治。未見有造乎其極者也。雖先達諸國。亦不免政黨相傾軋。致使政治之設施。嘗離却人類自然之中線。吾知必有進化其極之一日。政黨消除。作偽不作。人民各本人心之自然。運用其自然之政治。以處理人類生存活潑必。要之事。其時也。必公道森嚴。人各知分。安於禮。嚴於義。好惡得其正。和愛之情。現於面而不自知。其見於事也。可共財產。可託妻子。其極致可與吾國唐虞三代之自然相對映。而橫政治能以教育爲促人民進化之原動力。且可使得有軌道可尋。而毋慮中斷。不致如豎政治之盛衰繫於一人。此則尤爲橫政治之特色焉。

附問答數條

或問橫政治之造詣若是之高。而吾國自民國以來。現象愈壞。其故何耶。答以凡物有因而後有果。必有一種力量。始能發生一種事業。吾國辛亥改革。是一種排滿之思潮。非真有共和之愛力。而其結果能成一個共和的面貌者。是利用時機與夫摹仿外國之兩股力量所湊成。故利用時機者。自然是利用過去。就要犧牲共和。摹仿共和者。也不過假借上共和。說些便宜話。做些便宜事。焉能不壞。

或問何以無此愛力。答以人不知共和之真好處。故對共和卽無此愛力。比如貴重品。人不知其所貴重。亦不愛也。

或問共和之真好處是甚麼。答以以好善惡惡之心。管束自己。結合此好善惡惡之心。以管束人羣。這就是真共和。因不知道這個真的。一定是成一個假的。拿上一切自由打破一切藩籬。人慾橫流。不可收拾。現在所以把最好的共和拿到中國。反爲世所詬病。其原因就是假的緣故。

或問要想成個真共和當如何。答以要想成真共和。必先教人真知道共和好。欲使人知道共和好。要先發育人之真好惡。欲發育人之真好惡。非普及教育不可。故普及教育。爲橫政治之第一要素。但要普及真正的國民教育。若普及隔皮之教育。則社會上仍多作僞。

或問如何下手。能成一個公道森嚴的境界。答以廣布公道種子。使他發育長成充滿於人類。

或問如何能廣布種子。答以使有職者人人能自動的盡其責任。這就是廣布種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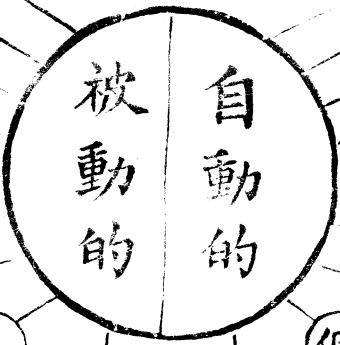
又問被動的盡其責任與自動的盡其責任有何分別。答以被動的到頂好處。也能辦成一件事。但不能使一件事有一件事的靈魂。且自動的是發生於理。而為道德的。被動的是完成其慾。而為功利的。尤非自動的不能持久。而常有朝氣。為創造之行爲。與自成之結果。與夫樂觀之現象也。

以上就本體而言。若以個人言。則自動的。其初雖難。然因難生慎。

慎則可以了解。由了解而熟。熟卽生巧。巧則利落。利落則樂而爲之。則可以成功而自娛。若被動的。初則易視。因易生忽。忽則隔皮。因隔皮而厭。厭卽生懈。懈則鈍。鈍則常感其苦。終必失敗而自殺。若以國事言之。將國事交於自動的辦事人之手。必然百廢俱舉。其結果爲文明富強。若交於被動的人之手。必至百事皆廢。其結果必弱昧亂亡。可不懼也。

慾
 性
 好
 惡
 暫
 慕
 氣
 仿
 利
 毀
 觀
 慕
 功
 自
 悲

理
 朝
 創
 道
 自
 樂
 性
 好
 惡
 久
 氣
 造
 德
 成
 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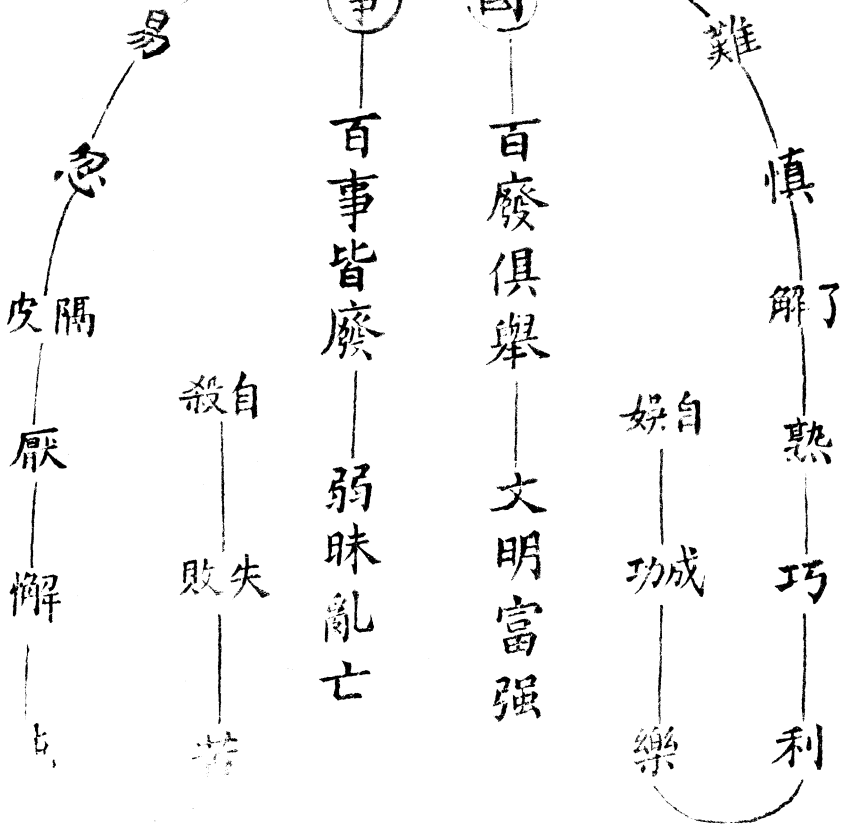


人

個

事

國



易
 急
 皮隔
 厭
 懈
 事
 百事皆廢
 弱昧亂亡

國
 百廢俱舉
 文明富强

難
 慎
 了
 熟
 巧
 利
 自
 樂
 娛
 功

殺
 敗
 失
 自
 樂

說適時

諸生處今日之世。居處言動若不適時。恐不免走到無益的禍坑裡去。西儒有言。適者生存。人生宇宙間。寄跡於社會之上。活動於政治之中。寒來暑往。治亂相因。其天然之規律甚嚴。稍一不適。卽足以害生。予故以（適時）與諸生言之。

大衆試思。從有天地以來。不知有幾千萬年。就吾國論。亦有五千年之歷史。試看自有史以來。此大地球之運行。有頃刻之停頓乎。既不停頓。可證明進行不息也。六十年之運行。恆星進一度。是此六十年之甲子。與彼六十年之甲子不同。一公轉爲春夏秋冬。是今年之春夏秋冬。與去年之春夏秋冬不同。一自轉爲一晝夜。今

晝與昨晝。今夜與作夜又不同。以螺絲式進化之時。而又不稍假以停頓使人認識之。欲求適時。不綦難耶。司馬德操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。若不識時。則必盲從盲動。不特無益於人羣。且必有害於自己。比如一個鐘表。其時針轉一週。必須與地球自轉之二十四之一相等。斯爲有用之鐘表。否則爲不靈時。慢固不好。快亦要。不的。是以人貴乎有智識。否則無作人之本能矣。此一義也。

雖然。時針之一週與地球自轉二十四之一相合。則可爲有用之表矣。苟與子午線不合。時在一點而鐘則兩響。是運用智識之根本錯矣。是以處世貴乎中庸。而惡諸奇僻也。孔門講現在。佛門亦講現在。捨現在而說已過。謂之癡沈。捨現在而說將來。謂之慾幻。

世之貧者。豈能久貧。於貧窮饑寒時。計及富貴之飽煖。而預作豐衣足食。不可能。世之富者。亦難久富。於富貴飽煖時。計及貧窮之飢寒。而預作凍餒。亦不必也。明知入夜當息。若於早晨不起。廢續以睡。可乎。明知有飢渴。而飲食不息。可乎。若此者。等於不適時之廢鐘。故古人謂先時者殺無赦。不及時者殺無赦。以其不特無益於人羣。且足有害於人羣生存也。

予之所謂適與不適。非好壞之問題。晝則明光。夜則黑暗。人皆以爲光明好。然到晚上。誰能不黑暗。春則萬物發生。冬則萬物枯槁。人皆以爲發生好。然到冬天。誰能使物不枯槁。世有不審度時勢。徒以好聽的話動人。而借題發揮者。此所謂抱誘世主義。自欺欺

人者也。其所以如此者。欲滿自己之慾。故不得不以巫術惑世。及以艷色媚世。冀世爲所動。以達其滿慾之目的也。當此學術龐雜。人心思亂之際。予所望於諸生者。當抱一現在該怎麼就盡力於怎麼之主義。勿徒聽不適時之好話。以自誤。亦無徒說不適時之好話。以誤人也。

諸生勿疑吾言也。時無終始也。地球之一成毀。不知須幾千萬年。吾輩生於此間。長不過百年。於此千百萬分之一瞬間。若不生斯時。說斯話。作斯事。將從何處着手。以爲這個好。要知道那個比這個還好。不願意這樣壞。要知道那樣比這樣更壞。試觀吾國歷史。由逐草木而居而成國。禹會塗山有萬國。武王之會孟津者八百

國八百之疆域。不減於萬國。其進化也可証。春秋之二百四十國。其疆域不減於武王時之八百國。戰國之七國。其疆域不減於春秋之二百四十國。秦之一國。其疆域不減於戰國之七國。今日合滿蒙回藏而爲一國。疆域已駕秦數倍。以已過而測將來。地球之統一也必矣。諸生其認今日之中國爲萬國固不可。認今日之地球爲一國亦不可也。

說公理

公理者。造化所憑依以統系萬有也。所謂焉有所依者。（卽中庸夫焉有所倚）公理也。其餘者。皆依公理以各顯其能。各效其用而已。世有惑於目前之熱鬧。誤認強權爲唯一勢力。倡爲弱肉強

食物競天擇等說。一若不知有公理在。更無庸說。其必不知公理爲最高單獨之貴重品具有無上之勢力者也。於是日奔赴於強權漩渦之中。不惜爲其奴隸。而極意以仿效之。且唯恐其不至焉者。此真不知究竟。不能深思熟慮而誤入迷途者也。若是以處世必敗。若是以爲國必亡。

余曩嘗有言。宇宙之現狀有二。一明一暗。人生之活潑亦有二。一理一慾。公理者。公共之理性。宇宙之光明也。強權者。個性之慾望。宇宙之黑暗也。公理之勝強權。亦如同光明之破黑暗。固無用其絲毫思量研究之也。世之爲強權所敗者。是自失其公理所致也。亦如同黑暗湧湧者。實因先已失去光明之故。並非黑暗可以勝

光明亦卽非強權能以勝公理也。吾人羣之在今日。實已危亡旦夕。憂國之士。提倡強權以冀救亡。殊不知吾國之所以弱所以亡者。皆因吾人羣失去公理之故。以致國事日非。人心日亂。以遂慾爲最急之圖。以做賊爲最速之利。以故百般事業。無不被有賊心者。席捲而逃。一切法權。無不爲圖遂慾者利誘而壞。人皆曰無工場。無法律。無政治。不知實皆由於無公理之故。因之理性好惡不表顯其勢力。而富強文明。亦卽盡被慾性好惡所蹂躪。余可以有。一言以証明之。卽吾人羣中幾盡不公道之事。吾人羣之人心。無不怨恨滋多者。豈非無公理有以致之哉。今日正告諸生一語。吾人羣之壽命。已至不絕如縷之時矣。欲吾人羣不滅亡。舍極意。

親愛公理之外。別無路徑可尋也。

然親愛公理。非空談所能致。必須發育其人心之理性好惡而後可。然欲發育其人心理性之好惡。非在人生有朝氣時。施以適當之道德教育不爲功。此實爲吾國根本救亡問題。觀吾國今日社會之現象。多數人仍蟻附強權。蔑視公理。誠令愛國之士。不禁爲之長太息也。

說教育

教者何。教其知也。育者何。育其能也。此一義也。教者何。教以智也。育者何。育以德也。此又一義也。非自知自能。不能以教人知人能也。比如教人科學。必須自己已有科學之智識與能力。而後能使人

眞有此智識與能力。教人道德。非自己眞有道德不可。否則不過與人以科學之迷信。及道德之迷信而已。某西教育家與吾談教育。彼曰當教習不能以自己編課本。用他人的課本教人。是欺學生也。近有自北京來者云。某國教育家亦云用他人的課本教學的。是作偽。抄襲多數人的課本。編爲自己的課本。等於作賊。其亦深惡痛疾之言也。吾國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。亦卽此意。若以課本之昏昏使人昭昭。是爲隔皮教育。自欺欺人。自誤誤人者也。蓋隔皮教育。只能使人心上添一點不了解。心上有此不了解。而遇事反憑仗此不了解以處置之。故社會上之事業。國家之政治。無不以不了解之惡結果了之。此等教育。愈積極。愈不好。觀朝

鮮波蘭之亡國史。其致亡之原因。固在消極。而促亡之速。實積極使之也。如吾國今日學校中教學生愛國。本爲極好之事。若不使其了解何爲愛國。何以愛國。國何以立。國何以亡。則愛之反足誤之。良可慨矣。

說政治宗旨

諸生業經畢業。將分赴各縣。余想諸生眞能明白余政治之宗旨。疏通人民與余之隔閡。必能使余之政治。有實利於民間。余不知諸生眞了解否耶。（衆答曰了解）設有問諸生者曰。近年以來。政治繁興。人民眞有日不暇接之勢。君從省受教育而來。當知政治之宗旨安在。諸生將何以答之。（衆皆以富強答之）督軍變色

厲聲而言曰。諸生皆患精神病者也。無怪乎予之政治。多不見諒於人民也。富強爲何物。何物爲富強。頃有從民間來者。余問以人民對於政治上之感想如何。答稱對於種樹。人民總以將來按樹抽稅爲慮。對於天足。則以男子出征。女子代耕爲慮。其感想概可知已。余始知人民亦以余爲患富強之精神病者也。故認成予之政治。專以征民財役民力爲目的者矣。宜乎人民之不我諒也。人民之所以疑余者。蓋皆若諸生之患精神病者之傳說所致也。諸生當知若以富強爲政治之目的者。未有能富強者也。不特未能富強。且未有不貧弱者也。若有問者。諸生可告以余知人非吃飯不可。余之政治。不過爲人民求個有飯吃。提倡農業與水利是也。

余知人非穿衣不可。余之政治。不過爲人民求個有衣穿。種棉紡織是也。余知人民均愛吃好的。穿好的。余所以提倡牧畜桑蠶。使之得衣帛食肉也。余知人民皆愛有個好兒子。余所以設學校以教其兒子好也。余知人民皆愛有好鄰家。余所以禁賭禁烟。重早起。去游民。以使人人皆好。鄰家自無壞者矣。余知人民皆愛個好社會。不願受人欺侮也。余故爲之剷除貪官污吏劣紳土棍也。余知人非有積蓄不可也。余故爲人民提倡勤儉。以圖開源節流也。此余之政治之宗旨也。亦卽余之所以爲人民謀者也。而乃以政治之目的在求富強爲言者。人民將認行政上令人民所辦之事。皆爲國盡義務。則政治之真諦與人民之心理生隔閡。其進行則

有絕大障礙焉。言畢。或一生曰。言富強則民不易解。以是說之。不過人民易懂。易懂則易行耳。督軍之意其在是歟。督軍大聲答之曰。否否。若該生者。真患精神病之較重者也。須知富強與求富強爲反例。富強自有真。若舍民生民俗而言富強。未有不得顛狂病者也。毫厘之差。千里之謬。試看已過之可慘可悲者。何莫非因求富強以致陷溺其中者也。今日之藉做英雄豪傑。以求換得美衣美食。致使社會擾亂。民不聊生者。未始非求富強之精神病所致之魔鬼也。富強有體也。豈可以致哉。

或一生曰。嘗聞督軍與軍人講說。人類最可悲慘之兩事。莫若一國之亡與一地方之爲土匪所佔據。不特金銀物產。不爲我有。而

道德節義亦不許我行矣。若今之言。人民誠豐衣足食矣。其如外患之侵侮何。督軍答之曰。禦外侮爲人羣必需之本能。然爲人類之生存安寧。所以禦外侮也。若舍生存安寧以誇強權。不特不足以禦外侮。適足以招外侮也。且捨人民豐衣足食。知恥敏事外。將何所恃以禦外侮耶。不觀乎將亡之國家。以急於求富強。故不從民德。民財着手。反重斂民財以求富。放逸民德以自強。終至民窮財盡。四維撤銷。勢必假新說以自利。變故迭起。至由虛癆症而轉入精神病。其亡也反愈速。舍本逐末。理所應爾。

或一生曰。吾國今日之病在委靡不振。非病若顛若狂也。二者適爲反比例。矯枉何妨過正。如汲汲焉以防之。恐人誤會而反安於

委靡不振也。答之曰。委靡不振者。虛癆症也。不醫之必死。補之養之。始能有效。若醫患虛癆症者。欲易以顛狂症代替之。是加病也。必速死。且虛癆症是緩症也。顛狂症是急症也。兩者相比。則緩尙勝於急。豈可以輕而易重。且雖欲易之。亦不可得也。只能加之耳。吾國今日之要命病。在人慾橫流。已較委靡不振。危險實甚。亦由於醫之不得其法所致也。諸生試看無數小國。猶能生存於今世者。非小能以敵大。實衆可以勝寡。是足以證明侵略主義之反動。乃人類內部自然之潛勢力也。而侵略主義者。實卽沈溺於富強之精神病者。此其故可深長思也。

教

思

育為人

深憂遠

羣的生命

為處縱橫時

公道

代之必

森嚴駕富

要

強而上

之

能
忠於
職
務纔是
眞
正愛
國

言
之動愈覺
適理時想
不
害好愈其
大

